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今
北
人

之
六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乌衣巷刘禹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隊

马台北市的西門町一帶華灯四起的多兒，夜巴黎舞廳的樓上响起了一阵雜沓的高跟鞋声，由金大班領隊，身後跟着~~跟着~~來個打扮得~~得~~衣履風流的舞~~舞~~，綽綽約約的便登上了舞廳的樓~~樓~~來。才到樓門口，金大班便看見夜巴黎的~~經理~~從~~樓~~裏~~面~~竄了出來~~一~~，~~一~~搓手搓脚的朝她嚷道：

金大班，你們一餐飯，干都~~看~~亮哩。客人們等不住~~有~~有緣位都先走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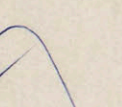
哟，急甚~~甚~~？這不都來了嗎？~~金大班~~小姐們~~們~~考考我，~~私~~和我喝~~喝~~及杯，我敢不~~生~~受她們的嗎？金大班

笑盈盈的答道：她穿了一~~件~~透明黑紗~~紗~~金線相間的緊身旗袍，一个大道士~~頭~~梳得烏光水~~滑~~，~~高~~高從~~是~~在頭頂上，耳際上，

孔雀牌

高從是

髮



手、項鍊、髮針、金碧輝煌的掛滿了一身。他臉上已酒

你們開酒我這管得着嗎？

做呀。你們是怎麼隨便用罪嗎？

金大班手裏還在那邊切切地增想時，

廳門口站住了脚，讓那

進了舞廳後，她把皮包往肩上一

一隻手擡在門柱上

朝他上下狠之

董經理，你

若是鬧着玩的

要和你把這筆帳算

班打鼻子眼裡

拿批

意若一紅
眼內首都
紅了

No. 2

南手

不是我講的句屁功的話。這五六年來，夜巴黎不非了

玉觀音金水所這塊老牌子，就能夠撐到今天

了，華都的輪柱小如意

董大經理挖來的嗎？是誰給挖來的？

、粉紅牡丹難道又是你董大經理

天天夜晚來報的這一起

一本是我從前的老相識，人家來夜巴黎花鈔票，

捧你董某人的場呢！再說，我的薪水，你們只學到昨天

用得着你這位夜巴黎的大經理來

申咁的話，我金水所下海的時候，你董某人還不知道

律呢。舞場裡的短，那裡也用得着你夜巴黎

孔雀牌

(24x25)

連舞舞所
的門檻還
厚跨過呢。

在上海百樂門

這位

明山莊買了五萬的洋房別墅，而且還過了戶。他
 回國投資的新廠，她也佔了一半的股份。
 可是在前明山莊買下來的別墅，卻是過戶在
 她的名下，可見得她對她竟也還肯
 那裏一擲千金。至於說年紀呢，金大班秦
 鏡，把嘴一噘，說：「她那張臉，粉
 蛋兒，上眼，眼角子，突顯出了九把魚尾
 的七人，這由得你挑別人的年紀嗎？說
 說六十大几的老頭兒，她還不知費了多
 少手脚呢！」
 這小把月，在宜春美衣院，衣了不曉得
 多少冤枉錢。拉
 皮，眉毛，臉上，沒得過幾日，就非
 和他出去的時候，竟像是一塊肉，沒得過
 幾日，就非
 和拍帶鏡，上法物似的，勒肚

在她的名下

堂出士白王

子東曉，假底做做，大七月，那得那一
 身的份，一個肚白
 一，金大班，用力在腮上，推了兩下，
 一個肚白
 奇，這還，一，吐白，或餅，或餅，
 的推起，對他說：你猜，三十，她個冬
 來，只有男人
 才，眼，金大班，不由，得，
 三十五，他，嚇得，
 他告訴她，他以前，那個黃臉婆，也
 是個，因，死了廿年
 他，都，沒，有，律，現，在，兒，女，大，了，才，想，起，來，
 他，那，付，模樣，大概，一，輩子，也，沒，近，過，別，的，女，人，
 來，到，心，
 他，碰，見，她，七，魂，先，走，了，三，魂，迷，得，他，無，可，無，不，可，
 可是

鬼如你
仙的兒

(24x25)

孔雀牌

笑着头

境

凌他怎样，倒是一大把了，金大班把腰一扭，一双
 如子，她竟忘之，她竟忘之，他一下道，
 这有个老头，连指头也要比她一下。
 金大班打间了她的皮包，掏出了一包美国骆驼牌
 香烟，笑上一枝，狠狠的抽了两口，才对着镜子若有
 所思想道：难怪她从前那些姐妹淘，个个都去捧
 棺材板，原来却有这等好处。那者却多少麻烦。年纪青寡
 的男人，那理有这般安份？那次秦雄下船回来，不晓得
 她腰酸背痛的？一夜夜地折磨得眼睛都合不上。她
 老实实在过他，她是四十岁的人了，比她大六七
 岁，那理有精神和他家。他偏他，秦雄说他死

懂得，解事体

喜欢比他斗大的女人，懂得则体。他到底要甚么？要个
 妈妈，秦雄倒是对她说过，他从小原死了娘，在上海上各航
 空，漂泊了一辈子，也没人疼过。说实话，他对她那一
 份，真也心。她要孝敬。他跑遍了全世界，多到一处
 总要寻些玩意，回来给她。日本的东西，从没有断过
 。而且一个礼拜一封信，密密匝匝，十几张纸，也不
 知是从甚么尺牍打下来的。北所吾受，一没的肉
 麻！他倒是个痴人，只是不会表情了。有一次，他
 回来，心醉了一地，跪在她脚下，头在她膝上，痛哭流涕
 。为甚么呢？原来他在日本，一时寂寞，心碎了
 真地，去睡了一个日本妻子，他觉得对不起她，真是从心

(24 x 25)

一个女人
 竟衣她
 出得你个
 包似的。

因此心难难过。

孔雀牌

春
她
绝
不
能
再
有
那
种
人
了

16

说得起？他把她当成甚麽了？还是个十来岁的女
生，才一次谈恋爱吗？他掏出他的银行存摺给她看，他已
经攒了七千块钱了，再等五年，他就能攒一万元，等他
在船上再干到大副，他就回国来，他愿意娶她做老
婆。她对他苦笑了一下，没有告诉他，她在西乐门走
的时候，一夜转出来的松子钱，恐怕不止那点了。五年
——再等五年她都做好他的祖母了。要是十年前，她碰
到这么个痴汉，也许他真的就嫁了。十年前她还能
耐宝一大堆，那時候她也有心去找一个对她真心真意的年
轻男人。可是她没有嫁，竟碰到这么一个秦雄，出海的
時候，（有一次）她好说，到基隆去送他上船，码头上站
了那些船员的妇人，船走了，一个个流眼泪，望着那

我的娘。

们都掉了魂似的。她又由得心例抽了一口冷气。她还
能像她那样，掉了魂去吗？四十岁的女人不能嫁。四
十岁的女人，她没有那样子。四十岁的女人，一
连用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那四十岁的女人到底
要甚麽呢？金大班把一瓶香烟屁股放在烟罐里，抽了半
包的烟，她把头来，对着镜子，反手把她的头梳了起
来。她要一个仕堂那样的周继庄，她那个大一倍，
她向在她那窗春楼的窗正对面，她把钱教叫八或
十年之内，不但不关门，她还让那个可憐的利宅，
知道她是个观音，不是随便惹得起的。
大姐——化妆室的门打了，一个年青的舞娘走了
进对金大班叫道。金大班正在用着一个粉撲撲着脸，她正

(24x25)

孔雀牌

沒有回過去，她從鏡子裡看見那是朱鳳。半前朱鳳剛從
 苗栗回來，原是個探茶娘，爸爸是酒鬼，後娘又不
 容，逼着出來。來夜巴黎的時候，穿上高跟鞋，走
 你像踩高蹠似的。不到一個禮拜，便把客人得罪了，吃童
 得怪一陣真罵，當場就要趕出去，還是金大班偷偷藏了
 下去。她對童得恨得過，一個月朱鳳任不起來，她的薪水
 就手墊。一來她東在廟裏，童得那付窮凶惡極的樣子，
~~她~~跟~~他~~賭氣，二來她看見朱鳳那
 嚇得朱鳳抖索索，像隻受驚的小兔兒似的，金大班就
 得不一高，一直說不出話來。金大班笑着看，童得那付
 窮凶惡極的樣子，一賭氣，便把朱鳳藏了下來。她對童得
 恨說：一個月內，朱鳳任不起來，就薪水她手墊。她在朱

鳳身上確實花了一番心血，以她的十八般武藝，她
 都一會一授給朱鳳了，而且這西般的替她客人拉攏。朱
 鳳也還承蒙，半年下來，雖然還撐不起頭牌，一晚上却也
 會有十來張松松票子了。

怎麼了，紅舞女，今晚幹了幾個松子了？金大班看
 見朱鳳在她身邊坐下，便這着她問道。剛才在鐵
 元樓的酒吧，朱鳳一句話也沒說，眼皮蓋一直紅紅的，金
 大班知道，朱鳳平日依靠她慣了，這一來，自如心中有以
 不推。

大姐——朱鳳隔了半晌又開口道。金大
 班這才覺出朱鳳的神色有異。她轉過身來，朝着朱鳳
 身上，狠狠的打量了一下，~~朱~~有所畏的說道。

刺那回憶她古起來。
 孔雀牌

那個小廣仔
沉的也頗風流

「連了暗算了吧？金大班冷冷問道。」
近兩三月來，有一個在政治大學唸書的學生，夜夜捧書
圖的物。金大班冷眼看去，朱鳳心手十分動靜的樣子。
她便三番四次的警告她：潤大少，跑舞場，是玩票。認起
真來，吃虧的是舞女。朱鳳一直警告，沒有承認。近來
竟瞞着她出去幽會，金大班回朝着朱鳳的肚子盯了一眼
「難怪這個小媳婦勒了肚兜也遮不住了呢。」
人呢？

回香港去了。朱鳳低下了頭，吞吞吐吐的答道。
留了朱鳳幾句，金大班追過問道，朱鳳使勁的搖
了搖頭沒有作答。
哦——金大班冷笑道：「你別去弄人家。」

她把个粉撲往窗棂上猛一砸，說道：你倒大方！人家把你
睡下了肚子，拍拍屁股溜了，你連寫字也抓不住一根！
金大班說着，嘴裏的把腔怒火勾了上來。這種沒
骨性的小婊子，自然是讓人家吃的了。她倒不是為
朱鳳惋惜，她是為着自己那番心血白白流了。
「糟透了，心中氣不忿。好不容易，把這店個鄉下土豆
兒脫胎換骨，調理得似樣可水靈兒似的，眼看着就要大
紅大紫起來了。連萬國的山東陳胖兒陳大
班都跑來三番四次的向她討教朱鳳的自傳。她曾拉住朱
鳳的耳朵，咬着牙齒對她說：再忍一下，你出頭的日子就
到了。玩是玩，可是要。」
睡下肚皮。舞容。那個不是狼心狗肺的。睡得你那個你

孔雀牌

另起一段

红了天，一晓得你这个人睡坦了，个个都捏住鼻子鬼样的都溜了，好像你身上放了鸡屎似的。

他说他回香港找到事，她涎钱来，朱凤低着头，两手搓着手绢子，~~她~~开始~~哭~~抽泣起来。

你还做你的春梦大梦哩！金大班站了起来，扶着腰说，你把这条大鱼打脱了，扯得回来？既没有那种捉男人的秘本事，梅裤腰带扯该紫紫的，现在人家种下福根子，跑来这程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一点料我瞧得上？平常我教你怎么收，都收到那里去了？那个小王八想闹溜吗？厕所里的屎水你不会捧起来当着他灌下去，金大班~~滑~~滑了朱凤的耳根子，~~滑~~滑问道。

那种东西——朱凤往後闪了一下，嘴唇~~颤~~颤着，含糊的答道，痛——

哦！怕痛呢！金大班这下再也耐不住了，她一隻手把朱凤的下巴~~扳~~扳了起来，一隻手便戳到了她肩心上，怕痛？怕痛？怕痛？怕痛？怕痛？怕痛？

到街上买伙的日子都有你的份呢！朱凤两手掩住了面，朱凤痛哭起来。金大班~~还~~还自

点了一根香烟，狠命的抽了两口，她突然向朱凤说，你明天到我那~~理~~理，我带你去把你肚子理~~理~~理，东西打~~掉~~掉。

手把地那微微~~落~~落起的肚子~~落~~落住。她一脸抽抽着，白得~~像~~像

孔雀牌

(24 & 25) 腹甲

要来这里
种地方
人家摸
摸屁股

拿去吧！金大班把左手~~的~~手~~的~~指上一~~用~~一隻一克拉克半的
火油燈或卸了下來，擲到朱鳳凰裡，值得七百美金。~~用~~
夠你和你肚子裡那個小孽障過個一年半載的了。生了下來
，你也不必回到這個地方來。這口飯，不是你吃得下的
竟。

12
No.
說着金大班便把~~他~~扭室的門一~~推~~開，朱鳳凰在後面叫了
一聲，她也沒有答理，徑自跟着高跟鞋~~操~~了出去。外面舞
池子~~也~~早擠~~滿~~了人，~~正~~正在奏着一支嗚嗚嗚嗚的慢狐
步，池中一對對都像扭股拖~~似~~的，~~把~~那些跳舞的人，
紅綠綠的彩燈，罩着~~霧~~霧一般的冷氣，把那些跳舞的人，
照得~~亮~~影幢幢。金大班走過一個格子，一把便~~攔~~一個男人
住了。她回頭看時，~~因~~原來却是大華紗織廠的董事長周

富瑞，專手捧出如意發紅美的。
金大班，~~求~~求你做件好事。紅美今晚的脾氣
又好，還得要去送送~~才~~。周富瑞~~死死~~捏住金
大班的~~嘴~~，一面~~笑~~自如的說道。

那還要你去~~弄~~。金大班~~道~~道。
你和陳老闆的喜事，~~桌~~桌無之樓的酒席，夠朋友吧？
田閒話一句！金大班伸出手和周富瑞~~推~~了一下，
便~~推~~到了發紅美那~~邊~~，~~又~~坐到了發紅美身旁，對她悄
悄說道：

說完這桌，過去吧。人家~~等~~掉了~~心~~。
他~~依~~，發紅美正在和幾個客人~~調~~笑，她回也不頭，
~~道~~道，他的彩票又多值些錢碼？你去跟他說。~~馬~~來西

上海刚夜

的蒙娜正在等他去给她

哦——原来是打翻了醋罐子。金大班笑道。

他也配，筱红美笑起来冷笑道。

金大班凑近她耳边下对她说道：

看石大姐脸上，人家要送我十桌酒席呢。

原来你和他暗地勾上了？筱红美转过头来，冷冷道。

‘为啥你不去找他？’

金大班不答腔，伸出手去一把便抓住了筱红美的裙子。

上，吓得筱红美尖叫乱躲起来了。她觉得桌上

子上的客人都笑了，筱红美连忙讨了饶，和金大班咬起

耳道：那个姓周的，白天黑夜全是在想着你。

那你要那个姓周的，明天夜里全是在想着你。

No. 13

光，我可没院放他。你金大姐是遇来人，打斜趁热

山话，等到凉了，我拿甚么去勒？

金大班倚在口窗边，看着那如意筱红美

姊妹，便走到了周瑞那松桌子去。筱红美穿了一

件翠绿的透空的纱旗袍，两筒雪白的膀子，

滴溜溜的，肉肉颤颤的，便露了外面，遍身的风情，引

流男人见了，起先，女人看见也要动三分心呢。何况她又是

头一等的，难怪的，心里手辣，要了这些年，就

没见她栽过一次筋斗。那个周瑞在她身上，少说也用了十

来廿万了，不然这连她的腿，抵着了没有？这才是做头牌

舞女的材料，朱凤那种软皮糖，给她擦鞋子也够用了。

她说筱红美比起她当年在上海东门外时那种风头，还差

(24x25)

用牙敲
别着牙
齿

玉观音金水瓶

百代

孔雀牌

可是這起

了一截，合此這些舞所經，小如意後值弄也等是个拔
 尖貨了。當年數過了上海十里洋場，大概只有米高梅的
 五虎將老大^中喜奎^中還能和她較量^中一上。人家都說她個兩人
 是九天蟻女白虎星轉世，來黃雨灘頭擾亂人間的。可也
 喜奎那隻母口大虫却偏之的位成了小姊妹。兩個人較完
 拚了劉惠而康吃炸子^子的時候，對板着指頭來比，那個的大
 头^子而得多，要得狠，要得漂亮。仿風敗德的事，那幾年
 真幹了不行，由不曉得多少人為着她玉观音^子，那要鬻子散
 一家敗人亡^轉，^轉一個人家女人找上門來了，她有本事這
 幫人必男人打出劫，那個女人一氣便跳了海。上海報紙
 都登^子反了去，^子害得她^子能在家中許久不敢出門。
 後來喜奎抽身得早，不古不响便嫁了个生意人，從了良

她去中樞

她這直竹的，^子覺得存了^子好。來到合度，^子出
 美喜奎^子中樞，她^子看^子她。當年的^子竟^子改^子头
 擄面，成了个大佛娘。美喜奎^子這裡放了个佛堂，裡面供了
 兩尊翡翠像。她^子說她^子一^子以^子系^子念^子，連佛堂^子
 步^子不^子出。美喜奎^子見了^子她，^子眼^子也^子不^子始^子一下，^子搖^子着^子個
 头，^子嘆^子道^子：^子阿^子麗^子，^子還^子在^子那^子種^子地^子方^子是^子非^子嗎^子？^子吓^子得^子她^子不^子由
 得^子心^子寒^子。截^子。例^子底^子還^子是^子她^子們^子。^子一個^子个^子鬼^子轉^子的^子部
 始^子了，^子留^子着^子她^子一^子个^子人^子在^子那^子裡^子。^子撈^子手^子撈^子去^子，^子東^子西^子。^子還^子是^子場
 一^子蹉^子跎^子便^子是^子二^子十^子年^子，^子偏^子她^子娘^子的^子，^子也^子沒^子有^子美^子喜^子奎^子那^子種^子慧
 根，^子難^子道^子她^子也^子去^子學^子美^子喜^子奎^子起^子个
 佛堂，^子裡^子面^子真^子的^子去^子供^子尊^子玉^子歡^子音^子？^子作^子了^子一^子世^子的^子孽^子，^子沒
 的^子沿^子了^子那^子些^子菩薩^子老爺^子。她^子是^子紅^子了^子心^子了^子，^子死^子了^子就^子下^子十^子八^子層

(24 x 25)

孔雀牌



伊果
還是場
集

地出到去，嚙，那上刀山下由都的味去。

金大班——

金大班新過頭，看見原來靠床隊那邊有一批書上

夥，正洋机閑做事的浮滑少年，身上有兩文，一個個的骨子

骨都正速着騎氣。金大班一咧嘴，風風的便搖曳着

了過去。也照樣一把便擰

金大班——一個叫山葵的，金大班的手捏住笑裏的

對地說道，你明天做老舅娘了，我們山馬說他還沒吃着你

做的鸡心，這為案子上那群小孩子都

了起事。

是嗎？金大班笑吟吟的答道，一屁股便坐到了山葵的

兩隻大腿中間，使勁的磨了兩下，一隻手便勾到了山葵的
的動子，說道，我這反宰你這頭小童子鸡，那裡弄的鸡
嫩他吃？~~這~~她便把山葵的鼻子用手狠心一推，推得
山葵共叫了起來，淚水都流出來了。正当山葵的及手要
便不短規的時候，金大班霍然跳了起來，推開他笑
着說道：到跟那開

你們的老相好來了，沒的讓她們看着我老牛吃嫩草

。

幾個輕松的舞女過來，一個照面便讓那群小孩子，

擰到了舞池中，貼起臉，婆娑起來。

喂，小白臉，你的老相好吃？

金大班正要離開的時候，却發覺座上還有一個年青男

人没有人伴舞。

我不大会跳，~~是~~是来看的，那个青男人~~西~~霸道的态道。

金大班不由的煞住了脚，朝那个年青男人上下打量了一下。也不过是二十~~上~~上下的小孩子，恐怕还是个在~~念~~念的大学生，~~穿~~穿戴得十分整齐，周身的怯态，一望便知道是个中一次涉足欢场的人。金大班向他伸出了手，笑吟吟的说道：
作伙

我们这裡不~~白~~白看的呢，今晚我未倒贴你吧。
说着金大班便把那个扭扭的年青男人拉到了舞池里去。乐队正在奏着小亲亲，是一隻慢四步。那个青男人~~他~~他并不敢贴近金大班，只稍稍~~摸~~摸她的腰，生硬的走着。金大

仰着头

仰着头

那个年青男人

班借着灯光，很感兴味的端详着他。她发觉他原来长得十分清秀，~~黑~~黑青的鬚毛都~~没有~~没有长起，走了几步，他便跨到了她的高鞋上~~脚~~脚，他抬起头，~~对~~对她的笑着，~~面~~面颊红红的，雪白的面上一下子通红了起来，~~耳~~耳红到了脖子上去了。金大班对他笑了一下，~~笑~~笑间，她心中沁出了一股说不出的~~意~~暖意来。大概只有中一次到舞场来才会红脸。月如才一次到百乐门~~舞~~舞的时候，~~她~~她跳舞的时候，羞得头都~~抬~~抬不起来，那水~~晶~~晶鞋碰到了她的~~脚~~脚，他的脸~~上~~上~~红~~红了一阵又一阵~~的~~的~~红~~红。恐怕她也是爱上了金红脸的男人。当晚她便把他带~~回~~回去了。当晚她还是一个童男子的時候，她把他的頭紧紧的压在她的~~怀~~怀裡，贴在她赤裸的胸膛上，一腔热流，~~是~~是

像是~~破了~~堤~~一般~~的~~湧~~了出來。~~那~~那~~個~~她
 她心中充滿了感激和疼痛，~~那~~那~~樣~~得到那樣羞報的男人
 的童貞。一刹那，她在別的男人身上所受的沾面辱共~~那~~境
 都隨着她的滴水流走了。她一向覺得男人的身體又~~那~~又
 又醜，她不知和多少男人睡過覺，每次她連眼睛都~~那~~得
 張開，可是那晚當月~~那~~就睡了以後，她爬~~那~~起來，跪在床
 邊，借~~那~~着月光，痴痴的在看着~~那~~床上~~那~~赤裸的~~那~~身體
 她好像~~那~~頭一次~~那~~正看到赤裸的~~那~~男體一般，月光照到了月
 如青白的胸膛和纖~~那~~細的~~那~~腰~~那~~上，她才~~那~~明瞭一個女人
 對一個男人的~~那~~身體，也會~~那~~發狂般的~~那~~痴~~那~~的，~~那~~她~~那~~把~~那~~滾~~那~~滾
 的~~那~~面~~那~~腮~~那~~輕~~那~~之~~那~~的~~那~~偎~~那~~到~~那~~月~~那~~如~~那~~冰~~那~~涼~~那~~的~~那~~胸~~那~~背~~那~~上~~那~~時，她又~~那~~禁~~那~~不~~那~~住~~那~~之~~那~~
 的~~那~~哭泣~~那~~起來了。

這個舞我不會跳了，年青的男人說道，他停了下來，
 尷尬的望着金大班，乐队剛換了一支曲子。

金大班望着他愛憐的樂了一下，說道：

這是个三步，最容易，你跟着我，我替你數拍子。

這完她把那个年青的男人擰進了懷裡，面~~那~~腮~~那~~微~~那~~之~~那~~貼
 住他的耳朵，輕~~那~~之~~那~~的，柔柔的數着：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 二 三